

百姓故事

# 致我左膝的“钴铬钼”伙伴

□仇翠玲

当身边的医生又一次跟我确认是哪条腿需要手术时,天花板上的无影灯显得格外刺眼。早晨护士已经在我左腿上做过记号,刚才在手术室等候区,也核实过手术单上的信息——每一次确认,都让我的左腿跟心脏一起恐惧、震颤。很快,身体与右腿被盖上无菌布,左腿搭在一个架子上,反复被涂抹冰凉的消毒药剂。渐渐地,无影灯不再刺眼,四五位医生的身影,恍惚间竟像是十来位……再睁开眼时,无影灯已熄灭,轻声告诉我:“手术很成功,准备回病房吧!”我这才从麻醉的昏睡中清醒过来,想伸伸腿,下肢却毫无知觉,但我清楚,一套“钴铬钼合金”膝关节假体,已稳稳置换进我的左膝,成了我生命里最特别的“搭档”。

在此之前,左膝关节的疼痛,让散步、上下楼梯都成了奢侈。近几年,我每天靠贴止痛膏、吃止痛药,才勉强维持工作与生活。这种疼痛,源于37年前的一次摔伤,

当时总以为能慢慢养好,却没想到,医疗条件的局限与时光的匆匆流逝,最终让断裂的韧带错失最佳缝合时机。没有韧带支撑的关节里,骨头间肆意地相互磨损,从此疼痛便如影随形……直到它的到来,或许能为我37年的伤痛,画一个句号。

术后第二天,我稳稳地站在地上,双手拄着助行器慢慢挪步,因为带着止痛泵,所以绑着纱布的左腿只感觉到肿胀僵硬,一步一步从走廊的这头走到那头,像走过万水千山,但内心依旧充满欣喜,因为它的到来,让我对未来有了全新的期待。第三天换药,大夫一层层撤下纱布,那触感像剥开呛眼的洋葱,最终露出20多厘米长的刀口,这便是“钴铬钼”融入我身体的痕迹。

出院回家后的第一个月格外艰难:刀口需要静养愈合,新组成的膝关节却得不断做拉伸练习,以恢复其运动功能。于是在“想让刀口缓一缓”与“必须咬牙练一练”的矛盾中,忍着疼痛做踝泵练习、整体

压直、弯曲收腿……没了止痛泵,只能靠止痛药扛过康复时的各种疼痛。

最难熬的是夜里,连止痛药似乎都失了效。这条左腿怎么放都不舒服,疼得根本没法入睡。静谧漫长的夜里,我似乎听到膝关节里截骨创伤面在哭泣,它们或许在寻找被锯掉的那一部分伙伴;我又好像感受到“钴铬钼”在呻吟,它大概还没有适应新环境,正在想念曾经待过的医疗器械库……这些细碎的“不安”搅得我无眠,我常常披衣坐起,轻轻按摩伤口及周围,以此安抚这份陌生与排斥。我告诉膝关节里上下的骨头,打入你们内部的不是敌人,是你们未来的战友,需要你们精诚合作撑起我今后的日子。

当一个月以后,我拄着拐杖慢慢地走下楼来,当三个月以后我扔掉拐杖平稳地行走,我常常留意微风吹过膝盖的感觉,常常感受抬腿提足时膝盖的支撑,寒冬里更能清楚地感知有段冰凉的金属在左膝

里静卧,却像个沉默又可靠的朋友,帮我扛住生活里的每一步。

有人说它只是“假体”,可在我心里,它早已不是冰冷的金属。它记得我术后康复时每一次咬牙的坚持,记得我每天早晨用诵读经典来对抗疼痛的点滴;它陪我朝暮间感受散步的惬意,它陪我走进一所所学校,助力年轻教师成长,更陪我重新拥抱那些少了疼痛的琐碎日常。它也让我懂得,所谓感恩,不只是感谢亲人的照顾、朋友的关心,更要感谢这个时代,感谢那些帮我“补全”生活的科技与善意。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我依然会在坐下时,轻轻摸一摸左膝——不是检查,更像是问候。谢谢你啊,我的“钴铬钼”伙伴,谢谢你让我重新跟上生命的节奏,能在无痛中工作,在憧憬里生活。也让我明白:只要能稳稳地走下去,每一天的平凡,都是值得珍惜的幸福;每一日的努力,都会让生命活出独有的踏实与舒展。

通辽人

## 巾帼豪情胜须眉

### 记母亲吴凤英

□白斯琴

我的母亲吴凤英,1931年1月出生在科左中旗玛拉沁苏木。

1947年5月1日,母亲在舅舅尼木德的引荐和姥姥的大力支持下,在科左中旗金伯吐镇参加革命,并被推荐进入哲盟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当年,时时有敌机前来轰炸,学习环境很恶劣。期间,母亲和学员们经历了通辽老电厂被敌机轰炸。恶劣的环境,在无情的锤炼着年轻学员们的革命斗志。

1947年12月,母亲光荣地加入了内蒙古青年团,由无知的小女孩,成长为真正的革命者。

1948年初,母亲由哲盟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科左中旗庄头区工作。她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土地运动中。此时,土匪的残渣余孽还在垂死挣扎,他们伺机破坏新政权、暗杀区委工作人员。在科左中旗牺牲的几位烈士中,就有与舅舅情同手足的战友。

有一次,母亲下乡工作,很晚才返回住宿的四合院。怕打扰同志们休息,就悄悄在偏房柴堆里睡下。第二天清晨才知道,地主的儿子趁月黑风高,竟偷偷潜入正房,杀害了睡梦中的两位同志后,前去驻扎在郑家屯的国民党处邀功了。而母亲因为睡在柴房,躲过一劫。

母亲还曾讲过,有一次她回区委汇报工作,遇到了土匪攻打区委大院。当时区小队与土匪展开了激烈的枪战,枪炮声震耳欲聋。区小队凭借着有利地势和英勇善战,成功击退了数倍于己的土匪。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母亲毫无惧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1949年2月10日,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本旗的乌兰花区、图布信区和架玛吐区分别担任妇联主任职务。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由于母亲表现出色,在旗政府正式成立后,被调往旗妇联工作。

忆起往事,母亲自豪地告诉我们,1954年年初,她曾进京在全国妇女干部学校学习过半年,收获颇丰。同年秋天,又有幸参加了“全国妇女儿童福利工作会议”。参加过培训班后,母亲被提拔为旗妇联主任(主席)。

若想发展农村经济,必须先解决温饱问题,而解决温饱问题的重中之重就是解决水资源问题。据科左中旗史料记载:境内的“三八水库”是新开河下游一座中型旁侧水库,由上下两库组成。上库于1958年设计,1959年投入运行。

这座水库,是母亲在担任旗妇联主任(主席)期间,带领旗直单位女干部和全旗农村妇女干部,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风餐露宿,斗志昂扬,用柔弱的双肩和双手担土修建起来的。为永远铭记这些巾帼英雄,故将水库命名为“三八水库”。

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还未而立之年的母亲,就被任命为科左中旗副旗长。

1961年,身为科左中旗第一任女旗长的母亲,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61年10月1日,母亲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观看了声势浩大的群众庆祝游行。10月5日,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邀请,在政协礼堂参加了歌舞、杂技晚会。10月7日,更是母亲终身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少数民族参观团并合影留念。

在这张珍贵的合影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行醒目的字体“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一九六一年国庆节少数民族参观团合影十月七日”。幸运的是,母亲的位置恰好是第二排居中,离毛主席很近。

母亲常说,自己是不会轻易落泪的,不管遇到什么难事,都会咬紧牙关挺过来。可在这次合影时,她禁不住热泪盈眶,那是激动的泪水,那是幸福的泪水。

回顾母亲闪光的人生足迹:她曾担任过旗妇联主任(主席)、旗长、法院院长以及卫生局长和人大主任等职务。可无论身在哪个职位,谦虚谨慎、任劳任怨、脚踏实地、一丝不苟是她一成不变的工作作风,她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矢志不渝。

我们惊叹,在母亲弱小的身躯里,该栖息着怎样的灵魂?她能让温婉与坚毅并存,她可以柔情似水,更可以巾帼豪情胜须眉。

那年那月

# 早市里的人间烟火

□刘宏杰

初秋的一场雨,让日头短了,天也凉了,可小镇西北一隅,却藏着另一番热闹——一条东西走向、长约七八百米的街道,被商贩与顾客挤得水泄不通,叫卖声此起彼伏;放眼望去,早点、蔬菜、水果、肉禽、日杂、服装……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这便是甘旗卡镇的早市,一处浸透人间烟火气的地方。

东北的冬天来得早,寒意重,早市也跟着季节“作息”。每年四月初,天气刚转暖,早市就慢慢“苏醒”,这时买卖的人都不多,这般冷清要持续到立夏。等天气真正热起来,早起的人多了,小镇周边农户种的蔬菜、水果也陆续成熟,早市才算真正热闹起来。

从六七月份份开始,茄子、豆角、黄瓜、西红柿这些家常菜,渐渐成了早市的“主角”;八月,带着清香的青苞米刚能下锅,就被抢着买;九月,沙果、鸡心果、葡萄一串串新鲜上市;而早市最沸腾的,得数十

月、十一月——家家户户要囤过冬菜了。腌咸菜的芥菜、积酸菜的大白菜、裹着泥土的袋装土豆、成捆的大葱……东北冬天的餐桌,没了酸菜和咸菜就少了灵魂。所以每到这时,人们早早刷净腌菜的大缸,备好拉菜的车,一趟买不全就往返几趟,回家后洗菜、腌菜、捆大葱,忙得脚不沾地。等大家把冬储菜备齐全,服务了一年的早市,也悄悄进入“寒假”,要等到来年春暖花开,再和小镇居民见面。

甘旗卡镇的早市,最早要追溯到1996年夏天。那时建设路两侧,慢慢冒出些卖菜、卖日杂的小商贩,路口还支起了几家早点摊。刚出锅的热包子、金黄的油条、软糯的油炸糕,还有豆腐脑和豆浆,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早点,在当年可是稀罕物——像我们这些孩子,之前连豆浆、豆腐脑都没见过。我就读的小学离早点摊特别近,早市刚兴起那阵,我常去

那儿吃早餐。至今记得,油条两毛一根,豆浆五毛一碗,豆腐脑八毛一碗,按我的饭量,一块五就能吃个饱。

后来,早市的规模渐渐扩大,一直延伸到建设路北侧。为了规范管理,早市也有了固定经营时间:清晨还是人声鼎沸的闹市,近高峰前,街道又恢复了整洁通畅。近30年过去,早市的地点虽有变动,却始终围着建设路转,无形中也带旺了这条街——如今镇上的蔬菜批发店、生肉店、活禽屠宰点,大多集中在这儿。即便寒冬腊月早市休市,这些店铺也能满足老百姓的日常采购需求。

早市的存在,不仅让小镇居民买东西更方便,也给许多商品找了“出路”。商场滞销的衣物鞋帽,到了早市可能抢手;附近村镇农户自家种的瓜果蔬菜,摆上摊位就成了农民们赚来了零花钱;连辽宁、吉林的商贩,都带着当地土特产来这儿摆摊……2025

年夏天,甘旗卡镇又将原气象局大院改造成新市场,建设路早市收摊后,商贩们可以去新市场全天经营。这对买家、卖家都是好事,也让小镇的烟火气愈发浓郁。

如今再逛早市,总忍不住慢下脚步。听着商贩熟悉的吆喝,看着刚从地里摘来的青菜还挂着露珠,闻着远处飘来的油条香,忽然明白,这热热闹闹的早市,不只是买卖东西的地方。它还藏着小镇的四季轮回,记着几十年的岁月变迁,更装着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日子——是冬储时的忙碌,是早餐时的满足,是买卖间的一句寒暄。

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早市的模样还会变,摊位可能换了新面孔,商品也会添些新鲜玩意儿,但那份升腾在晨光里的热闹,那份藏在讨价还价的温情,一定还在。因为这早市的烟火,早已和小镇的脉搏紧紧连在一起,成了甘旗卡镇人生活里最离不开的牵挂。

生活感悟

# 蜻蜓飞舞的夏天

□董贵

一个燥热的周末午后,我信步在小区前面的一片树林旁,一群蜻蜓在半空飞舞,好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场面了,儿时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

幼时我和小伙伴曾捉过蜻蜓。用一根细竹竿,顶端系上马尾毛,挽成一个小圈,在池塘边上一晃,蜻蜓便自投罗网。它们的眼睛很大,却看不出这简单的陷阱;翅膀很薄,一碰就碎。捉住了,便用线拴住尾巴,任其飞绕。蜻蜓飞时,线便绷直了,发出细微的“嗡嗡”声。我们欢呼雀跃,完全不顾夏天的炎热。

我们也常常去小河边玩耍,其中追逐和观赏蜻蜓是我们的乐趣之一。炎热的夏天它们先是三三两两的,在池塘边上飞着,后来便成群结队,在田野间穿梭。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宛如无数细小的玻璃片在空中浮动。乡下人管这叫“蜻蜓点水”,城里人则称之为“蜻蜓

飞舞”。其实,它们既非点水,亦非飞舞,只是机械地拍打着翅膀,从一处移到另一处罢了。夏日午后,蜻蜓常停在芦苇上歇息,这时最易捕捉。我见过一位老者,用竹竿粘了蛛网,轻轻靠近,一粘一个准。他将捉来的蜻蜓装入瓶中,说是要喂鸡。鸡吃了蜻蜓,下的蛋会更鲜美。这说法不知真假,但老者日复一日地来捉蜻蜓,乐此不疲。我也曾见过两只蜻蜓在空中交配,它们首尾相连,形成一个环状,依旧能够飞行。这景象颇为奇特,引得几个孩童驻足观看。其中一个约七八岁的男孩,捡起石子便掷,石子未中,蜻蜓却已警觉,倏地分开,各自飞走了。蜻蜓的复眼由数千个小眼组成,能同时观察多个方向,这使它们能敏锐地察觉到危险,却无法预见更大的灾难——池塘的干涸,农药的喷洒或是孩童们的网兜。它们的警觉,只对眼前的

威胁有效;它们的智慧,不足以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蜻蜓死后,会从空中坠落。它们的尸体轻飘飘的,落在地上几乎没有声音。蚂蚁很快就会发现,然后排着队,将这意外的美食拖回巢穴。尸体落在水面上,鱼儿便跃起吞食。蜻蜓活着时捕食蚊虫,死后又被别的生物所食,这便是自然的循环。每到黄昏时分,它们会在低空盘旋,捕食蚊虫。农人见了,便知明日天气。有谚云:“蜻蜓低飞,雨来催。”这话倒有几分道理。蜻蜓飞得低,是因气压变化,小虫也飞得低了,蜻蜓自然追随食物而去。

乡下的蜻蜓尚多。夏日的傍晚,我常坐在院子里看蜻蜓,它们飞得很快,忽左忽右,难以追踪,但若静下心来,会发现它们的飞行其实有规律可循,每只蜻蜓都有自己的领地,会沿着固定路线巡逻,若有人入侵者,便会上前驱赶。这小小的昆虫世界,竟

也讲究疆界与主权。蜻蜓不知疲倦地飞着,仿佛永远不会停下,但终有一刻,它们的翅膀会停止振动,身体会冷却僵硬,生命就这样结束了,无声无息。新的蜻蜓会取代它们的位置,继续这无意义的飞行,年复一年。蜻蜓的翅膀极美,对着阳光看,能见五彩斑斓的光泽。科学家说,这是结构色,源于翅膀上微小的凹凸结构对光的折射。古人不懂这些,只觉得神奇,便编出许多传说。有人说蜻蜓是龙的化身,能治病,还有人说它能预示吉凶。这些说法如今听来可笑,却反映了人对自然的敬畏。现在连小县城里的蜻蜓都越来越少了。池塘被填平,湿地变作楼盘,蜻蜓无处产卵,偶尔见到一两只,也是孤零零的,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间茫然飞行。它们或许在寻找记忆中的那片水域,却不知早已不复存在。

这便是蜻蜓的夏天——短暂,忙碌,毫无意义,却又美得令人心碎。

档案里的通辽印记



# 五七军马场

## ——霍林郭勒市发展的坚实后盾

1962年,内蒙古公安总队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境内建立军马场。1963年,将军马场迁至乌拉盖河东岸。

在霍林郭勒市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77年的文件《关于将五七军马场移交霍林河矿区建设指挥部的通知》。从1977年12月1日开始,军马场的人财物列入霍林河矿区建设计划,成为霍林河矿区建设的农牧场。

1999年10月,农牧场改制为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1月,霍煤集团牵头组建东蒙农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霍林郭勒市政府收购原东蒙公司,现易名为:内蒙古额仑生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霍林郭勒市属国有独资企业。

该公司将羊草种植作为破解草原生态退化与农牧业发展矛盾的关键抓手,实施退耕还草,建设6.7万亩羊草地项目。

近年来,霍市通过举办草原旅游婚礼节、国际马拉松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带动了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刘伟华)